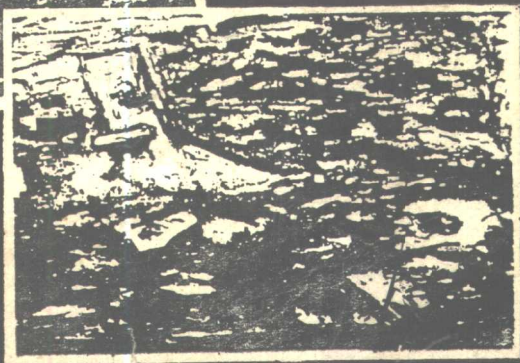


温都尔汗 爆炸记

张聿温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11
N81
584

温都尔汗 爆炸记

张 聿 温 著



责任编辑 夏 凡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夏顺利

温都尔汗爆炸记

张 聿 温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制版 江西修水县印刷厂印刷

贵州人民出版社书刊发行服务公司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0625印张 218千字

印数 1—100,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0011-5/I·09 定价: 2.80元

第一章

异国荒原上的深夜。四周围黑漆黑的，
没有一丝亮光，也没有一丝声音，沉寂得
象死去一般。时值初秋，一阵轻风吹过，
送来一股凉气。天上，星光点点，看上去
那些星星一个个都神秘地眨着眼睛，窥
视着这荒凉的原野。偶尔，一两颗贼星，
象划了根火柴似的“哧”地一亮，拖出一
道白亮的轨迹，倏忽间便消失在茫茫的夜
空之中，更增添了荒原上深夜的神秘和恐
怖。

突然，从天边飘来一阵微弱的隆隆
声，象是远处在接连打闷雷，又象是一个
垂死的病人在呻吟。渐渐地，声音越来越

大，越来越大，随后，天上出现了一个黑影，这黑影也越来越大，它怪叫着，呼啸着，由南而北，直向这荒野逼来。

当这巨大的黑影卷起一股飓风向荒野扑下来的时候，只见火光一闪，随即传来了“轰隆”一声巨响。大地猛地一颤。荒原上燃起了熊熊大火……

巨大的爆炸声，在深夜的荒原上传得老远老远；熊熊的大火，把附近的一片荒原照得通亮通亮。终于，大火慢慢地熄灭了。周围的一切，又恢复了原先的沉寂，沉寂得仍然象死去一般。

只是，原野上的空气已没有原先那样清新，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焦糊气味。

第二天上午八时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大使从电话里得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要紧急约见他。大使即驱车前往蒙古外交部后，在那里他被告知：头天凌晨二时半，在蒙古温都尔汗，一架中国飞机坠毁，乘员九人，全部死亡。

中国大使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一阵惊愕。蒙古副外长盯着大使的脸看了一会儿，又就中国飞机进入蒙古领空提出了口头抗议。

从蒙古外交部出来，中国大使的眉头皱成了一团。他随即带领使馆工作人员，前往现场。

飞机坠毁的现场，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十公里处。这里，属于依德尔默格县境。

飞机坠毁在南北两个小山之间的一块平坦的开阔地上。这块开阔地长约三千米，土质是由沙、石、泥构成的，上面长着一米来高的荒草。

坠毁的飞机，是英国造的三叉戟，已经摔得七零八落，残骸遍地。飞机的一只轮胎，飞出了数百米远，只有机尾是完整的，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256”三个红色喷漆字也十分清晰。一片折断的机翼上还可见“民航”二字。

地上，有一百八十米的划痕，一道右机翼先擦地面留下的几米长的深深的沟痕尤其引人注目。沟痕两旁的草地，已经被烧焦了。

在离飞机残骸十多米的地方，横七竖八地摔着九具尸体，他们的衣服，几乎全被烧光，只有一个穿皮夹克的例外。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穿着鞋，也没有一个戴手表。死者一个个仰面朝天，有些尸体面目已模糊不清——烧得难以辨认了。只是有几具，如果仔细辨认分析，还可以找出一些特殊标记来。

有一具尸体，长着一副亮光光的葫芦似的脑瓜，说明死者生前是秃顶。尖削干瘦的脸上，有很多皱纹依稀可见，大体可以判断死者年龄约在六十几岁。该尸仰面朝天，大张着嘴巴，上颌明显地缺了两颗门牙。尸体的两手作弯曲状，象是在艰难地要抓什么东西。左腿已经摔断。

另一具尸体，虽然头发、外衣几乎被烧光了，但从那隆起的乳房和戴着的乳罩，可以判断是个女性。而在残骸附近，还摔着一只高跟鞋。该尸的左臂折断，大张着的嘴巴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第三具尸体，中上身材，略胖，也是仰面朝天，但是身子半侧，手和腿扭曲得厉害。死者腰间挂着一支五九式手枪，左手用力地抓着挂枪的皮带。从面容分析，死者大约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在现场，还发现了五支五九式手枪和一支冲锋枪。虽然有武器，但对飞机和九具尸体仔细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枪击的痕迹。

仔细察看现场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面对此情此景，一个个现出了惊异的神情。同时，他们心头也升起了一个个疑团。

三叉戟飞机在国内只有三架，是当时国内所拥有的飞机中最好的，怎么会坠毁在这里呢？如果这是民航的一般客机，为什么机上只有九名乘员呢？如果是出访的专机，那么是要到哪里去的呢？为什么大使馆事先没接到通知呢？再说，九名乘员，也不象出访的样子。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显然，这些问题眼下不可能找到答案。现在要紧的是先察看好现场。于是他们详细作了现场记录，对每一具尸体都反复查看，并从各个角度照了相。

大使馆随即给国内发报，详细报告了在温都尔汗发生的一切。

很快，情况查明了，这架坠毁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是林彪的座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三十二分，林彪坐上这架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

一点五十分从中蒙边界四一四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

二时三十分在温都尔汗坠毁。

那具葫芦脑袋尸体是林彪；女尸是林彪的妻子叶群，腰挂手枪的那具年轻尸体是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之所以

辨认出林立果，除了根据面部轮廓、身材，还因为在他身旁发现了填写着林立果姓名的空军司令部的工作证。

这一声爆炸，发生在一九七一年的九月十三日，所以被称作“九·一三事件”。

曾经是“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为什么要乘飞机外逃？

一个声势赫赫的大人物，怎么会落得曝尸异国荒野的可悲下场？

这一声震惊世界的爆炸，为什么会发生在九月十三日凌晨？

要弄清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拉开历史的帷幕……

·第二章·

二

在庐山疗养区的一幢小楼里，有一个人仰靠在沙发上，脸色苍白，两眼发愣，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精美的吊灯。他呆若木鸡，好半天，一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吭。他就是林彪。

林彪，声势赫赫的副统帅，上了党章的接班人。自从一九六六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以来，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他的权势一步步在扩大，威望也一天天在提高。只差那么一步，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一小步，他就要登上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顶峰了。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可是，他

此时的心情，却是那样难受，那样痛苦，其中，有恨，也有怕，有羞，也有恼，还有失算的懊悔和受批评后的愤怒。因为，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上，他遭到了一次彻底的从来没有过的惨败。

要了解事情的原委，需要把时间再向前推半个月。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即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议开幕这天，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两项议题：讨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讨论战备。就在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之后，林彪突然抢着第一个在会上讲话了。

本来，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并没有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大会也没有安排他讲话。这种突然性的发言，自然事出有因，而他发言的口气那样强硬，更叫人惊讶。他借讲新宪法修改草案的特点，大讲了一通天才论。然后话锋一转，突然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心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当然颇有一番含义。

就在林彪突然讲话的当天晚上，叶群要吴法宪告诉李作鹏和邱会作：“你们几个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

彪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林彪讲话也没有点名，因此发言不要点名。”并布置他们串联空军、海军、总后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会上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

八月二十四日，全会开始讨论宪法问题。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中南、西南、西北组，按照统一的口径，同时发起了攻势。

八月二十四日，在华北组小组会上，陈伯达先讲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贡献，然后口气一转，激动起来。只听他说道：

“但是，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这反映了我国革命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这个根本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说到这里，陈伯达打住了，看了大家一眼，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然后接下去说：

“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

陈伯达慷慨激昂地一边讲，一边打着手势。他用眼扫了全组一遍，又说：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

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问过之后，他又扫了大家一眼，然后端起了茶杯。他期待着别人赞同他的发言。

这时，有人接着他的话题发言了。他眯着眼听着，觉得很合他的口味。中间，他忍不住插话说：“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象跳舞一样高兴。”

陈伯达是福建人，他怕别人听不懂他的话，还站起来手舞足蹈地表演了一番。

随后，他拿出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份语录，是林彪下午讲话之后，他和吴法宪连夜加工整理出来的。

陈伯达是有名的“笔杆子”、“理论家”，又身居政治局常委的高位，他的讲话，自然很有鼓动性。第二天，华北组出了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六号简报。

吴法宪。吴法宪从一开始，他就是为林彪冲锋陷阵的一员干将。在八月二十三日晚政治局讨论国家经济计划的会上，他突然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明天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吴法宪的这一提议，很讨林彪的欢心。散会后，林彪派林立果去对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表扬你，说你‘又立了一功’。”

受了林彪的表扬后，吴法宪越发来了劲头。他除了和陈伯达连夜加工整理称天才的材料，还找了空军的中央委员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谈话，给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打电话，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会议上，他

鹦鹉学舌般地大讲了一通天才论。他说：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一种人是迷迷糊糊，是认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当他看到八月二十五日的华北组六号简报以后，马上找小组会议记录人员说：西南组的简报要参照这号简报改写，要把他的发言要点写进去，要把气氛写得足一些。甚至，他还规定了必须写进去的一些用词，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

叶群。要说对林彪讲话的真实意图理解得最深的，自然要数叶群。在关于设国家主席、关于林彪如何接班的问题上，夫妻二人在密室之中不知有过多少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叶群恪守“夫唱妇随”的原则，这倒不是因为她封建意识严重，而是因为她深深懂得，她的命运紧紧依附着林彪，只有夫贵才能妻荣。因此，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叶群的活动十分频繁。

八月初，她打电话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当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到庐山后，她在二十一日黄昏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游仙人洞时，又对这三个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林彪在全会讲话后，她在和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密商时又提出，要他们在小组会上含着眼泪发言，带着感情宣讲称天才的语录，坚持设国家主席。她还对这几个人说，她本人在小组会上也要好好讲一讲。

叶群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是林彪给她定的口径，林彪叫她讲三个问题：“天才、领袖、指针”。“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

果真，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叶群在中南组流着眼泪发言了。不知怎么弄的，她的眼圈红红的，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她象面对论敌似的大声说道：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李作鹏。他编在中南组，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组里作了发言。他说：

“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可有人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他说得唾沫四溅。墨镜后面的一只眼睛里，闪着一种神秘、诡诈和愤恨的光芒。

李作鹏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考虑问题有一个明显特点：细致，而且喜欢作最坏的打算。下午发言之后，当天晚上，他又给叶群写信说：“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

地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的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
过目。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
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他提出不挂号，是为日后万
一形势不利好抽掉作准备。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在出洞之
前，就考虑如何不让人发现自己的狐狸尾巴。

第二天，李作鹏拿着华北组六号简报，对邱会作说：
“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邱会作连连
点头，说：“要加温！”

邱会作。其实，邱会作并没有少卖力气。他发言的调子
也够意思的了。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的西北组会议上，邱会
作发言说：

“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种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现在也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九大后二中全会上又提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毛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国家的问题。”

大概太激动了吧，邱会作的发言颠三倒四，有的地方连语法都不通。虽然如此，他的政治观点却是十分鲜明的，他也确信他发言的那层意思，别人都听得明明白白。

这天下午，由于陈伯达、叶群等人四方出击，煽风点火，使会议笼罩着一片极其不祥的气氛。到八月二十五日中午，

经他们一闹，有些人受蒙蔽，跟着起哄，全会几乎开不下去了。看到这种局面，林彪暗暗得意。

全会围绕在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争论，并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和国家体制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一个“权”字。

林彪自然知道，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声明。

林彪自然也知道，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了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三月十七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林彪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的意见。四月十一日，他提出了自己的三条意见。一是提出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兼任，说“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是认为国家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是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还对叶群说：“国家还得设主席，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席。”

次日，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宣称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此时却毫不理睬毛泽东的意见。他对吴法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四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历史知识渊博的毛泽东，为了说服人们尤其是

林彪不要让他当国家主席，举了三国时孙权和曹操的故事，他严肃地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此后，毛泽东又有三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本人不当国家主席。这都是林彪所知道的。但是，林彪一直不肯改变自己的执见。他象贾宝玉不能丢掉脖子上那块通灵宝玉一样不肯放弃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甚至和陈伯达暗地组织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宪法修改稿，搞了一个“宪法修改草稿”，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拿出来。

林彪的苦心，不在别处，就在于急于用“和平过渡”的方法接班。他把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看作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他认定毛泽东是不会出任国家主席的，因为毛泽东多次声明他不当国家主席，若当了，就是食言。毛泽东怎么会食言呢？他之所以坚持说毛泽东是天才，坚持让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不过是为了借用毛泽东的威望。他估计，一旦全会确定设国家主席，那么，这把交椅自然而然地要由他林彪来坐。他本人曾为出任国家主席而焦虑过。这种心情，叶群曾用一句话就给点破了。她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林彪到底是一个带过兵、打过仗的人，他懂得一些谋略，也十分讲究战术。他始终打着拥戴毛泽东的旗号，并且言必称马列。他和陈伯达编选的称天才的语录以及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流着泪的发言，收到了宣传效果，迷惑和争取了一部分中央委员。因此，八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两天来，林彪的和平进军进展顺利。当华北组六号简报出来